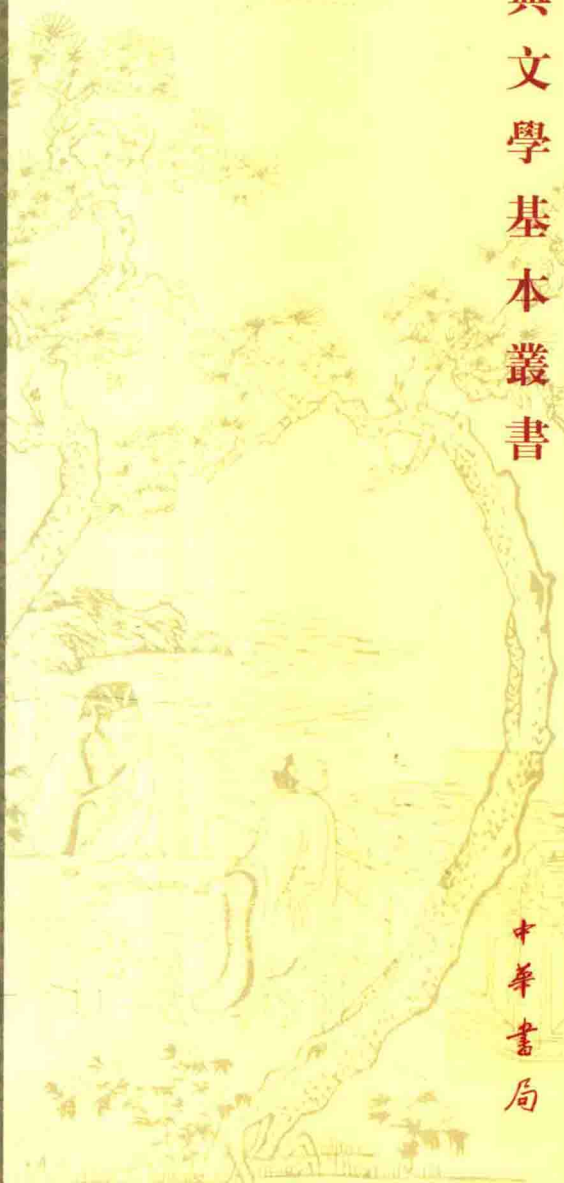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楊萬里集箋校

第五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• 41 •



楊萬里集卷之四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楊萬里集箋校

第五冊

中華書局

楊萬里集箋校卷四一

按：本卷所收，起嘉泰二年（一二〇二）壬戌夏，迄嘉泰三年癸亥冬，家居吉水所作。

詩

退休集

初夏即事十二解

蓮葉頭巾道樣裁，仙桃扇子午時回。撲蠅墮地猶能旋，閉閣生塵向底來？

瑞香端合譜離騷，有子傳芳韻亦高。失却薰籠紅錦被，化爲矮樹紫櫻桃。

百日田乾田父愁，只消一雨百無憂^①。更無人惜田中水，放下青溪恣意流。

從教節序暗相催，曆日塵生懶看來。却是石榴知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開。

檻中紅藥趁春歸，瓶裏苛留三兩枝。一片落來能戀我，葉梢閣住不教飛。

密有花紅綠刺長，似來作伴石榴芳。金櫻身子玫瑰臉，更喫錫枝蜜果香。

玉磬金鐘天半鳴，夢中驚我起來聽。萬松花上三更雨，政事堂中有此聲。

東渚西陂萬馬奔，浪花吞盡舊波痕。山童莫掃中庭水，要寫錢錢雨點紋。

更無一箇子規啼，寂寂空山花自飛。啼得春歸他便去，元來不是勸人歸。

柳外花梢啼亂鶯，行人過盡不曾聽。得人聽處君知麼？天欲明時第一聲。

狹斜只解賞春紅，秋菊冬梅不負公。我道四時俱富貴，一杯催換藕花風^②。

王家塵柄綠瓊香，萱草偷來柄更長。藏却柿紅櫻拂子^③，菖蒲節裏放風光。

【校】

①「消」，原作「銷」，據汲古閣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②「一杯催換藕花風」，汲古閣本、四庫本作「杯催換藕一家風」。

③「拂」，原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作「掃」，據宋刻詩集本改。

詩酒懷趙德莊〔一〕

舊日張三影，今時趙半杯。誰將牌印子，牒過草廬來？一代風流盡，餘年鬢髮催。愁邊對詩酒，懷抱向誰開？
趙德莊每對客不淪茗，必傳觴半杯，笑謂客曰：「某名趙半杯，君知否？」余老病，亦只能飲半杯，故云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趙德莊，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二「直寶文閣趙公墓志銘」：「吾友趙德莊，……諱彥端，德莊其字也。於宣祖皇帝爲八世孫。……年十七應進士舉，南城亦鎖其廳試進士，父子俱爲國子監第一，遂同登紹興八年禮部第。主臨安府錢塘縣簿，公卿貴人爭識之，聲名籍甚。爲建州觀察推官。丁外艱，釋服得軍事判官於秀州。……改宣教郎。……知饒州餘干縣。……充福建提點刑獄幹辦公事。……改知江州，不數月召爲檢詳文字，遷右司員外郎。……除直顯謨閣，爲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。……遷太常少卿，復丐外，除直寶文閣知建寧府。……以小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。餘干號佳山水，所居最勝，日與賓客觴咏自怡。……享年五十有五歲，卒以淳熙二年七月四日。」

紀聞悼舊〔一〕

莫說湘南寺〔二〕，令人絕痛渠。中間緣國論，偶似絕交書〔三〕。衫短枯荷葉，墻高過笋興〔四〕。人生須富貴，富貴竟何如①？

【校】

①「竟」，汲古閣本、四庫本作「意」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題，此詩悼已故宰相趙汝愚也。以其時韓侂胄尚執國柄，故隱其名。宋史卷三九二趙汝愚傳：「侂胄忌汝愚益深，謂不重貶，人言不已。以中丞何澹疏，落大觀文。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，謀爲不軌，乘龍授鼎，假夢爲符，責寧遠軍節度副使，永州安置。初，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，背負白龍升天。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，蓋其驗也。而讒者以爲言。……汝愚怡然就道，謂諸子曰：『觀侂胄之意，必欲殺我。我死，汝曹尚可免也。』至衡州病作，爲守臣錢鏐所窘，暴薨，天下聞而冤之。』兩朝綱目備要卷四：「慶元二年十二月庚子，趙汝愚卒於永州。汝愚既謫，道過衡州，已病，又爲守臣錢鏐所窘逐，遂服藥而卒，天下冤之。訃聞，有旨追復元官，許歸葬。中書舍人汪義端繳還復官之命，從之。」按：嘉泰二年二月，韓侂胄弛黨禁，趙汝愚還舊職。慶元黨禁：「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，詔責寧遠軍節度副使、永州安置 趙汝愚，曩因衆論，嘗挂深文。朕以其屬籍之聯，累經赦宥，可復資政殿學士。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、劉光祖……咸先後復官自便，或典州，或宮觀。……嗣後偽禁稍解。」右詩即寫於黨禁鬆弛之後。

〔二〕湘南寺，明一統志卷六四衡州府：「趙汝愚祠在府城東開福寺。汝愚，宋丞相，爲韓侂胄所忌，謫永州。道經衡州病作，爲守臣錢鏐所窘，暴卒殯此。因立祠。」乾隆湖廣通志卷八衡州府衡陽縣：「開福寺在城東江岸，爲宋丞相 趙汝愚祠，明初改爲寺。」康熙衡州府志卷一七：「趙汝愚字子直，……坐累韓侂胄忌之，安置永州，至衡州病作，爲守臣錢鏐所窘，暴薨，蓋慶元二年

正月也。旋殯於湘東開福寺五十日，州請於朝，得旨乃歸葬，天下聞而寃之。」

〔三〕「中間」一聯，國論，謂譙周讎國論也。三國志卷四二蜀志卷一二譙周傳：「於時軍旅數出，百姓雕瘁。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，退而書之，謂之讎國論。」資治通鑑卷七七：「是時維數出兵，蜀人愁苦。中散大夫譙周作讎國論以諷之。曰：『……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，不爲意似改步。時可而後動，數合而後舉。故湯武之師，不再戰而克。誠重民勞，而度時審也。如遂極武黷征，土崩執生，不幸遇難，雖有智者，將不能謀之矣。』」又嵇康有與山巨源絕交書。此指陆游。按：慶元以來，誠齋與陆游之間政治見解之分歧愈加擴大。嘉泰二年五月，以孝宗、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國史未就，詔陆游權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尋兼秘書監。右詩當爲誠齋聞知放翁應詔之後所作，以放翁終爲韓侂胄一出，故詩中有絕交句。

〔四〕筓輿，即肩輿。清張尚瑗三傳折諸公羊折諸卷四筓將而來也。注：「竹筓，一名編輿，齊魯名之曰筓。公孫敖死不以正，不用卿大夫輜車之禮，筓筓以從其便。」史記張耳傳：「貫高爲怨家變告，上使泄公持節問之，筓輿前。」注引韋昭曰：「如今輿床，人輿以行。蓋貫高對獄，受榜笞刺，斃不能步，而人輿之耳。」陶潛坐筓輿，使兒將之。則野老之代步矣。漢晉朝官皆乘車，唐宋乘馬。張弘靖以宰相節度幽州，肩輿造太極殿，貴倨之態也。南宋以江南街路滑，許朝士乘擔子，由是日趨晏佚，習以爲常。」

擔子，由是日趨晏佚，習以爲常。」

郭母孺人李氏挽歌辭〔一〕

李郭俱名族，華嫵合兩家。藁砧巾角雨，郎罷筆頭花。樹秀庭雙玉，蓀榮砌百芽。半生冰雪節，再賦白山茶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題，郭母，疑即郭洵直之母。郭洵直字敬叔，廬陵人。本書卷一〇八與郭敬叔教授書簡詳載其事迹，可參。

七字敬錢周彥敷府判直閣之官虎城〔一〕

碧落仙人出作州，青原詩伯佐承流。江山得助催新句，風月平分入勝游。清獻濂溪兩賓主，崆峒章貢載賡酬。舊時綠水紅蓮客，南望旗幟鬢已秋。僕五十年前爲贛掾〔二〕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題，益國文忠公集卷四三有送綸丞章貢詩，作於壬戌四月二十六日，壬戌爲嘉泰二年。虎城已見。

〔二〕注，誠齋於紹興二十六年（一一五六）爲贛縣戶掾，見本書卷七五贛縣學記。至嘉泰二年（一二〇二），實爲四十六年。

端午前一日含笑初折^①

一點瓜香破醉眠，誤他酒客枉流涎。如何滴露牛心李，化作垂頭玉井蓮。初喜曉光將莞爾，竟差午影不嫣然。忽看吐下金櫻核，款款聲乾暮葉邊。

【校】

①「折」，宋刻詩集本、汲古閣本作「拆」。

端午獨酌

招得榴花共一觴，艾人笑殺老夫狂。子蘭赤口禳何益？正則紅船看不妨。團粽明朝便無味，菖蒲今日麼生香？一生幸免春端帖，可遣漁歌譜大章〔一〕。

箋證

〔一〕「一生」二句，謂平生未作中書舍人，免去作立春、端午帖子之勞。益國文忠公集卷一七四淳熙玉堂雜記：「翰苑歲進春、端帖子。如大內多及時事，太上則咏遊幸之類。某嘗自德壽宮，後偶趨傳法寺，望見一樓巍然，朝士云：太上名之曰聚遠，而自題其額，仍大書東坡「賴有高樓能聚遠」，一時收拾與閑人」之詩於屏間。有靈隱寺、冷泉亭。臨安絕景，去城既遠，難於頻幸，乃即宮中鑿大池，續竹筒數里，引西湖水注之。其上疊石爲山，象飛來峰，宛然天成。某作端午帖子云：「聚遠樓頭面面風，冷泉亭下水溶溶。人間炎熱何由到？真是瑤臺第一重。」蓋謂此也。」

送吉州通判趙德輝上印赴闕〔一〕

太守九秋霜，通守三春風。太守鏡照膽，通守淵涵空。古來人才在寒士，皇家人才在宗子。君看二趙作廬陵，寬猛晦明兩相濟。太守已乘八使車，通守合分五馬符。行看二趙俱法從，老夫別獻中和頌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吉州通判趙德輝，益國文忠公集卷四五趙倅彥璩寫予真求贊，爲壬戌五月望作，即嘉泰二年五月十五日。贊語前有小序：「靖康丙午，大父倅吉，行州事。而某生於吳門。丁未戊申間，先公奉使湖湘，挈以歸省。今七十五年，而皇諸孫德輝由別乘代還，寫衰容，命之贊。」據知趙德輝名彥璩，嘉泰二年吉州通判任滿。本書卷九八有寫真贊，亦當作於同時。

暑中待月小酌

火傘朝張復暮張，若教無月底禁當？隔林欲上光先漏，窺戶無多氣已涼。萬里無雲天似水，一奩新鏡色如霜。廣寒宮裏應無酒，挽住姮娥勸一觴。

夏日小飲，分題得菱，用轆轤體

不是齊堂鰕鱖生，如何雙鯢獨崢嶸？犀中忽有紅尖角，天上也無甜底冰。只愛衣裳桃杏淺，誰知肌骨雪霜明？酒徒若問渠名姓^①，無姓無名字子陵。

【校】

①「若」，原作「苦」，據汲古閣本、四庫本改。

移床

清晨暑氣已愁予，何況暘蟲午及晡。尋得松風小涼處，移床來坐又還無。

午睡起

永晝能不倦，亭午思小睡。竹床熱如曬，展轉竟無寐。起來搔白首，百匝繞檐際。政當
眊眊中，忽有一奇事。一風北戶來，穿度南窗外。窗外蕙初花，披拂動香氣。老夫得一
涼，灑然有生意。來日當此時，未知復何似？

送章漢卿歸宣城

〔一〕。

竹葉孤斟久，梅花遠信疏。如何窮巷轍，忽枉故人車？伯仲俱佳士，雲霄政望渠。相從
又相別，欲別重躊躇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章漢卿，章彥溥之子。本書卷一二五刑部侍郎章公墓銘：「淳熙元年十一月薨於里第。……時年十月八日葬於宣之茅氏松山之原。……葬後二十八年，緯自宣城徒步來廬陵訪予，泣曰：『先公之阡，碑石蒼苔封之厚矣，而未鐫一詞以諗來者。先公之客，今惟先生在爾，獨無意乎？』萬里曰：『敬受教。』右詩即章漢卿歸宣城爲送別而作。

夏夜喜雨

聽雨初假寐，還成睡著休。夢中檐奏樂，夜半簾知秋。今歲應須熟，餘生有底愁？無人知喜事，課僕織新篋。

題長沙鍾仲山判院岫雲舒卷樓〔一〕

天柱峰尖半點雲，散爲岳麓橘洲春。盡供詩客揮毫裏，怪底春空態度新。

人夜雲來宿兩窗，明朝雲去照三湘。也知遠岫無心出，解后爲霖亦不妨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長沙鍾仲山判院岫雲舒卷樓，京口耆舊傳卷五：「鍾將之字仲山，丹陽人，紹興十八年登進

士第，調楚州淮陽尉，改盱眙軍教授。……再調泰州教授，當辛巳壬午敵人蹂躪之餘，……復授

常州教授，遲滯者七年。常故多士，而校官失職，賢否雜糅，善士以入學爲耻。將之取之以文，

厲之以行，而懲其不率者。士以類至，風俗爲之一變。學向占於巨室，累政不敢問。將之極力

歸之選部，計考更秩。合解印去，郡將楊萬里謂是宜於師儒，力留俟代。將之亦恬於進退，不復

計淹速。代還，周益公必大知政，欲旌靖退以厲風俗，俾免作邑，監左藏庫。蓋將用矣，會援例

者衆，將之謂不可以已廢法，即退就銓部，注知和州歷陽縣。……通判滁州。……自滁歸，度地

所居之南，藝松竹，爲終焉之計。以疾卒。將之以長厚稱於鄉里，以廉靖聞於縉紳。在毗陵，得

楊萬里爲守，相與於文字間，故文益工。」按：據此傳所載，鍾氏未嘗官於潭州，不知其何以在

潭州有樓名爲岫雲舒卷。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：「岫雲詞一卷，長沙鍾將之仲山撰，嘗爲編修

官。」則直稱之爲長沙人，則其以岫雲名樓爲不誤矣。而景定建康志卷二六載其開禧三年七月

爲江東轉運判官，嘉定元年改江西提刑。因知京口耆舊傳所載鍾氏事迹極爲簡略，其間所刪節

者非一，故於其所任職及遷寓之地亦多不載也。題稱之爲判院，蓋指其監左藏庫而言也。